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明倫彙編人事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人事典
第九十七卷目錄
魂魄部紀事二

人事典第九十七卷

魂魄部紀事二

冥雜記唐吳王文學陳郡謝弘敞妻高陽許氏武德
初遇患死經四日而蘇說云被二三十人拘全地獄
未見官府卽聞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
許問云語聲似是沈丈何因無頭南人呼姑姨夫皆
爲某姓丈也吉光卽以手提其頭置於膊上而誠許
曰汝且在此勿向西院待吾爲汝造請卽應得出許
遂住吉光經再宿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

古今圖書集成
作女伎倘引見不須道解絃管如不爲所悉可引吾
爲証也少間有吏抱案引入王果問解絃管不許云
不解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
還不須畱也於時吉光欲發遣卽共執案人籌度許
不解其語執案人云娘子功德雖彊然爲先有少罪
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東引入二院其門
極小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曰平生修
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盃盛食與親
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灌口非常苦毒比蘇

時口內皆爛吉光卽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
將歸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時素
未誦經蘇後遂誦得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
受持不闕吉光其時尙存後二十年方始遇害凡諸
親屬有欲死者三年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
仁則說之

冥報記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
死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
云不殺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承因呼恪弟死已

古今圖書集成
數年矣既至枷械甚嚴官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賊使某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殺也恪曰使弟殺牛會是實然國事也恪有何罪官曰汝殺牛會獠以招慰爲功用求官賞以爲己利何爲國事也因謂恪弟曰汝以證兄故久畱汝兄既遣殺汝便無罪放任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敘官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縣令殺鴨供客豈恪罪耶官曰客自有料殺鴨供之將求美譽非罪而何又問何故殺鷄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鷄卵

唯憶九歲時寒食日母與六枚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說其因耳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來執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濫官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皆不遺生來修福皆不見記者豈非濫耶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爲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儵忽鞭訖血流濺地既而唱恪

生來所修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歸七日可勤造福因遣人送出遂蘇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日家人辭訣俄而命終也

法苑珠林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武德年中死經數日而蘇自云被引見閻羅王王引人令示地獄之處所說與佛經不殊又云地下晝日昏暗如霧中行時其家以義方心上少有溫氣遂即請僧行道義方乃於地下聞其讚唄之聲王檢其案謂吏曰未合即

死何因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關關吏皆睡送人云但尋唄聲當即到舍見一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坑中應時即起論說地獄畫地成圖其所得俸祿皆造經像曾寫金剛般若千餘部義方自說

冥報拾遺咸陽有婦人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蘇自云被收至一大院見廳上有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勘問此婦人合死不有吏人齋一案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敕左右即放還吏白官人云不知梁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

案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別罪即令人拔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以後未斷酒肉至今猶存

冥祥記雍州醴泉縣人楊師操貞觀中任藍田縣尉滿後以身老還家躬耕爲業然立性毒惡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無問大小卽錄告官縣令裴瞿曇用爲煩碎初不與理師操或上表聞天人皆不喜每謂人曰吾性雖急暴從武德已來四度受戒日誦經論然

有人侵己則不能忍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見著青衣人騎白馬從東來云東陽大監追汝須臾不見師操身忽倒已到東陽都錄處於時府君大衙未散師操遂私行曹司皆有几案牀席見囚人或著枷鎖露頭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不可算數師操向東行到一處有孔極小唯見小星流出臭烟蓬勃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師操問此是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獄擬著持戒不全人聞有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逢人詐言慙愧有片言侵凌實不能忍欲遣入此

故修理之今日是四月八日其家爲師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待師操便叩頭禮謝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答云爾但志禮十方佛勤心懺悔改却毒心卽往生他處師操依語聲發願遂蒙放還經三日却活操具述於慧靖禪師改過懺悔今見年七十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念後夢前追使者云爾旣止惡更不來追但勤誠修善而已

通幽記唐貞觀二年陳畱縣尉劉全素家於宋州父

凱曾任衛縣令卒於官葬於郊三十餘年全素丁母憂護喪歸衛將合葬旣至啓發其尸儼然如生稍稍而活其子踊躍舉扶將夕能言曰別久佳否全素泣而敘事乃曰勿言吾盡知之速命東流水爲湯旣至沐浴易衣飲以糜粥神氣漸屬乃曰吾在幽途蒙署爲北酆主者三十年考治幽滯以功業得再生恐汝有疑故粗言之仍戒全素不得泄於人全素遂呼爲季父後半年之蜀不還不知所終

冥祥記唐殿中侍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貞觀十三年

古今圖書集成
從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徵鄰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一人呼孫侍醫者璞謂是魏徵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吾不能步行即取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淡璞怪而不敢言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遙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追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隨路而還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越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

婦終不應屋內極光明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一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身已臥牀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

法苑珠林魏州武彊人齊士望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蘇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

死判官語士望曰汝生平好燒鷄子宜受罪而歸卽命送其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卽見一城門城中有鼓吹之聲士望忻然趨走而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遍地皆熱灰士望周章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卽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卽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遙遷延不送之始求以錢絹士望許諾遂經歷川塗踐履荆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遂入坑內不

覺漸蘇尋乃造紙錢等待焉使者依期還到士望妻亦同見之

冥報拾遺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遣將牛耕地訴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卽愍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時猶未死見在鑊湯前燃火觀望乞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

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犁地不覺犁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爲不謹且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已舍遂聞哭聲仍跳下牆忽覺起坐旣蘇之後具爲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

法苑珠林唐鄭州武陽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絹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經再宿而

蘇自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史汝夫生時負我家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送還我母如其不送追捉更切兼爲白我孃努力爲造像修福朱卽告貸鄉閭得絹送還其母具言其男貌狀有同平生其母亦對之流涕歎獻久之

冥報記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謗之言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史王疇暴死經二日而蘇言初死之時見

四人來云官府追汝疇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二百許人或冠或弁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柳被縛立東階下疇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疇曰貞觀十八年在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須達籍答曰疇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疇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辭辯顧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

由疇改籍加須達年豈敢妄耶疇云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呼領疇者三人解疇縛將取告身既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出門外門外昏闇有城城上皆有女牆似是惡處大官因書案上謂疇曰汝無罪放汝去疇辭拜吏引疇至東階拜辭僧印疇臂曰好去吏引疇出東南行度三重門皆勘視臂印然後出至四門門甚壯大重樓朱粉三戶並開狀如城門守衛嚴切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後喚疇疇迴

顧見郎中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濕地露頭散腰著故緋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十丈二尺許大書牌曰此是勘當過生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上有牀座案几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濤悲喜云汝何故得來濤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捉其兩手謂濤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受此困苦加之飢渴寒苦不可說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數四囑之濤乃辭去行數十步又

呼濤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濤曰我方勘事如何人輒至囚處使卒搭其耳推令去濤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當聾吾爲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枕其耳耳中鳴乃驗印放出門外黑如漆濤不知所在以手模西及南皆是牆壁唯東無障礙而闔不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濤之吏從門來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濤因媿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濤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有牆穿破見明可推倒卽至

君家壽如言已至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戶而蘇至十五日壽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因卽驅行出金光門令入坑壽拜謝百餘遂卽放歸又蘇壽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壽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壽辭謝請更作許之又蘇至二十日壽令用錢別買白紙作錢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渠水上燒之旣而身強體健遂平復如故

報應記竇德元麟德中爲卿奉使揚州渡淮船已離岸數十步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擎一小襍坐於地德元曰日將暮更無船渡卽令載之中流覺其有飢色又與飯乃濟及德元上馬去其人卽隨行已數里德元怪之乃問曰今欲何去答曰某非人乃鬼使也今往揚州追竇大使曰大使何名云名德元德元驚懼下馬拜曰某卽其人也涕泗請計鬼曰甚媿公容載復又賜食且放公急念金剛經一千遍當來相報至月餘經數足矣鬼果來云經已足保無他慮然

亦終須相隨見王德元於是就枕而絕一宿乃蘇云
初隨使者入一宮城使者曰公且住我當先白王使
者乃入於屏障後聞王遙語曰你與他作計漏洩吾
事遂受杖三十使者却出袒以示公曰喫杖了也德
元再三媿謝遂引入見一著紫衣人下階相揖云公
大有功德尚未合來請公還出墮坑中於是得活其
使者續至云飢未食及乞錢財並與之問其將來官
爵曰熟記取從此改殿中監次大司憲次太子中允
次司元太常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訖辭去曰更

不得復來矣後皆如其言

宋義倫麟德中爲號王府典籤暴卒三日方蘇云被
追見王王曰君曾殺狗兔鴿今被論君算合盡然適
見君師主云君持金剛經不惟滅罪更合延年我今
放君君能不食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又
見殿內牀上有一僧年可五六十披衲義倫卽拜禮
僧曰吾是汝師故相救可依王語義倫曰諾王令隨
使者往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
中煮人痛苦之聲莫不酸惻更入一處鐵牀甚闊人

臥其上燒炙焦黑形容不辨西顧有三人枯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頭云不得食喫已數百年倫答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更入一獄向使者云時熱恐家人見斂遂去西南行數十步後呼云無文書恐門司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並不識門司果問看了放出乃蘇

太平廣記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

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訣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念君厚意夢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

古今圖書集成
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糝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翁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祕之

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元祐離魂記云

廣異記魏靖鉅鹿人解褐武城尉時曹州刺史李融令靖督捕賊賊有叔爲僧而止盜賊靖按之原其僧刺史讓靖以寬典自按之僧辭引伏融命靖杖殺之載初二年夏六月靖會疾暴卒權殮已畢將冥婚舅女故未果葬經十二月靖活呻吟棺中弟姪懼走其母獨命斧開棺以口候靖口氣微暖久之目開身肉俱爛徐以牛乳乳之既愈言初死經曹司門衛旗鼓

古今圖書集成
甚肅引見一官謂靖何打殺僧僧立於前與靖相論
引僧辭窮官謂靖曰公無事放還左右曰肉已壞官
令取藥以紙裹之曰可還他舊肉既領還至門聞哭
聲驚懼不願入使者彊引之及房門使者以藥散棺
中引靖臂推入棺頽然不復覺矣既活肉盡爛都盡
月餘日如故

朝野僉載唐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見
大帝於殿上坐裴子儀侍立子恭拜問爲誰曰周子
恭追到帝曰我喚許子儒何爲錯將子恭來卽放去

子恭蘇問家中曰許侍郎好在否時子儒爲天官侍
郎已病其夜卒則天聞之馳驛向并州問裴子儀儀
時爲判官無恙

報應記唐李丘一好鷹狗畋獵萬歲通天元年任揚
州高郵丞忽一日暴死見兩人來追一人自云姓段
時同被追者百餘人男皆著柳女卽反縛丘一被鎖
前驅行可十餘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段云五
道大神每巡察人間罪福於此歇馬丘一方知身死
至王門投指一胥云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頭遂被

古今圖書集成
領見王曰汝安忍無親好殺他命以爲己樂須臾卽見所殺禽獸皆爲人語云乞早處分焦策進云丘一未合死王曰曾作何功德云曾寫造金剛經一卷王卽合掌云冥間號金剛經最上功德君能書寫其福不小卽令焦策領向經藏令驗至一寶殿衆經充滿丘一試抽一卷果是所造之經旣迴見王知造有實乃召所殺主類令懇陳謝許造功德丘一依王命願寫金剛經一百卷衆歡喜盡散焦策領丘一出城去云盡力如是豈不相報丘一許百千錢不受云與造

經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惟聞哭聲已三日矣驚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寫經十卷了焦策來謝致辭而去尋百卷亦畢揚州刺史奏其事敕加丘一五品仍充嘉州招討使

廣異記吏部侍郎盧從愿父素不事佛開元初選人有暴亡者以算未盡爲地下吏放還旣出門逢一老人著枷謂選人曰君已得還我子從愿今居吏部若選事未畢當見之可爲相諭已由不事佛今受諸罪備極痛苦可速作經像相救其人旣活向銓司爲說

之從愿流涕請假寫經像相救畢却詣選人辭謝云已生人間可爲白兒言訖不見

崔明達小字漢子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元獎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玉金吾將軍冀州刺史明達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師事利涉法師通涅槃經爲桑門之魁柄開元初齋後房中晝寢及寤身在簷外還房又覺出如是數四心甚惡之須臾見二牛頭卒悉持死人於房外炙之臭氣衝塞問其所以卒云正欲相召明達曰第無令臭不憚行卒乃於頭中拔出其魂

旣而引出城中所歷相識甚衆明達欲對人告訴則不可旣出城西路逕狹小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繫片骨引明達行行數里骨復不見明達惆悵獨進僅至一城城壁毀壞見數百人炔鐵補城明達默然而過不敢問更行數里又至一城城前見卒吏數十人和擊修方丈室有一緋衫吏呵問明達尋令卒吏推明達入室累擊塞之明達大叫枉吏云聊欲相試無苦也須臾內傳王教召明達師明達隨入大廳見黃衫少年可二十許階上階下朱紫羅列凡數千人明

達行入庭竊心念王名我不下階忽見王在階下合掌虔敬謂明達曰冥中深要陽地功德聞上人通涅槃經故使奉迎開題延壽明達又念欲令開講不致榻坐何以敷演又見榻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達上座開題仍於榻前設席王跪明達說一行王云得矣明達下座王令左右送明達法師還臨別謂明達可爲轉一切經旣出忽於途中見車騎載千人云是崔尚書及至乃是其祖元獎元獎見明達不悅明達大言云己是漢子阿翁寧不識耶元獎見至廳初問藍

田莊次問庭玉明達具以實對元獎云吾自沒後有職務未嘗得還家存亡不之知也尋有吏持案至元獎問明達竊見籍至明達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旣畢元獎謂明達得窺也明達辭不見乃令二吏送明達詣判官令兩人送還家判官見不甚致禮左右數客云此是尚書嫡孫何得以凡客待判官乃處分二吏送明達曰此輩送上人者歲五六輩可以微貺勞之出門吏各求五百千吏云至家宜便於市致鑿之吾等待錢方去及房見二老婢被髮哭門徒等並

嘆息明達不識其屍但見大坑吏推明達於坑遂活尚昏沈未能言唯累舉手左右云要紙錢千貫明達領之及焚錢訖明達見二人各持錢去自爾病愈初明達至王門見數吏持一老姥至明達所居云是鄆縣靈巖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薩戒乃爾不潔令放還可清潔也及出與明達相隨行可百餘步然後各去明達疾愈往詣靈巖見老姥如舊識也

記聞隴西李彊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開元二十二年彊名爲南海丞方暑月妻因暴疾

卒廣州囂熱死後埋棺於土其外以擊圍而封之彊名痛其妻天年而且遠官哭之甚慟日夜不絕聲數日妻見夢曰吾命未合絕今帝許我活矣然我形已敗帝命天鼠爲吾生肌膚更十日後當有大鼠出入擊棺中卽吾當生也然當封閉門戶待七七日常開吾門出吾身吾卽生矣及旦彊名言之而其家僕妾夢皆協十餘日忽有白鼠數頭出入殯所其大如狍彊名異之試發其柩見妻骨有肉生焉遍體皆爾彊名復閉之積四十八日其妻又見夢曰吾明晨當活

盍出吾身旣曉彊名發之妻則蘇矣扶出浴之妻素
美麗人也及乎再生則美倍於舊膚體玉色倩盼多
姿衽服靚粧人間殊絕矣彊名喜形於色時廣州都
督唐昭聞之令其夫人觀焉於是別駕已下夫人皆
從彊名妻盛服見都督夫人與抗禮頗受諸夫人拜
薄而觀之神僊中人也言語飲食如常人而少言衆
人訪之久而一對若問冥間事卽杜口雖夫子亦不
答明日唐都督夫人置饌請至家諸官夫人皆同觀
之悅其柔姿艷美皆曰日所未覩旣而別駕長史夫

人等次其日列筵請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
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靜異於疇日旣彊名使
於桂府七旬乃還其妻去後爲諸家所迎往來無恙
彊名至數月妻復言病病則甚間一日遂亡計其再
生纔百日矣或疑有物憑焉

驚聽錄開元中李仲通者任鄆陵縣令婢死埋於鄆
陵經三年遷蜀郫縣宰家人掃地見髮出土中頻掃
不去因以手拔之鄆陵婢隨手而出昏昏如醉家人
問婢何以至此乃曰適如睡覺仲通以爲鬼乃以桃

湯灌洗書符禦之婢殊不懼喜笑如故乃閉於別室以餅哺之餐啖如常經月餘出之驅使如舊便配與奴爲妻生一男二女更十七年而卒

廣異記六合縣丞者開元中暴卒數日卽蘇云初死被拘見判官云是六合劉明府相見悲喜問家安否丞云家中去此甚邇不曾還耶令云冥陽道殊何由得往丞云郎君早擢第家甚無橫但夫人年老微有風疾耳令云君算未盡爲數羊相訟所以被追宜自剖析當爲速返須臾有黑雲從東來雲中有大船轟

然墜地見羊頭四枚判官云何以枉殺此輩答云刺史正料非某之罪二頭寂然判官罵云汝自負刺史命何得更訟縣丞船遂飛去羊大言云判官有情會當見帝論之判官謂丞曰帝是天帝也此輩何由得見如地上天子百姓求見不亦難乎然終須爲作功德爾言畢放丞還旣出見一女子狀貌端麗來前再拜問其故曰身是揚州譚家女頃被召至以無罪蒙放迴門吏以色美曲相畱連離家已久恐舍宅頽壞今君得還幸見料理我家素富若得隨行當奉千貫

兼求為姬妾無所恠也以此求哀丞入白判官判官謂丞曰千貫我得二百我子得二百餘六百屬君因為書示之判官云我二百可為功德便呼吏問何得勾畱譚家女子決吏二十遣女子隨丞還行十餘里分路各活丞既痊平便至譚家訪女至門女聞語聲遽出再拜辭曰嘗許為妾身不由己父母遣適他人今將二百千贖身餘一千貫如前契得錢與劉明府子兼為設齋功德等天寶末其人尚在焉安定皇甫恂以開元中初為相州參軍有疾暴卒數

食頃而蘇刺史獨孤思莊好名士也聞其重生親至恂所問其冥中所見云甚了了但苦力微稍待徐說之頃者恂初至官嘗攝司功有開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斤初亦不了其故但受而食之適爾被追乃是為僧所引既見判官判官問何故殺牛恂云生來蔬食不會犯此判官令呼僧俄而僧負枷至謂恂曰己殺與君君實不知所以相引欲求為追福耳因白判官殺牛己自當之但欲與參軍有言判官曰唯僧乃至恂所謂恂曰君後至同州判司為我造陁羅尼幢

恂問相州叅軍何由得同州掾官且余甚貧幢不易造如何僧云若不至同州則已必得之幸不忘所託然我辯伏今便受罪及君得同州我罪亦畢當託生爲猪君造幢之後必應設齋慶度其時會有所覩恂乃許之尋見牛頭人以股叉叉其頸去恂得放還思莊素與僧善名而謂之僧甚悲懼因散其私財爲功德後五日患頭痛尋生三癰如叉之狀數日死恂自相州叅軍遷左武衛兵曹叅軍數載選受同州司士既至舉官錢百千建幢設齋有小猪來師前跪伏齋

畢繞幢行道數百轉乃死

記聞開元二十三年荊州女子死三日生自言具見冥途善惡國家休咎鬼王令其傳語於人主荊州以聞朝廷駭異思見之敕給驛騎令至洛行至南陽遂喑不能言更無所識至都以其妄也遽歸

廣異記開元末霍有鄰爲汲縣尉在州直刺史刺史投崇簡嚴酷下寮畏之日中後索羊腎有鄰催促屠者遑遽未及殺羊破肋取腎其夕有鄰見吏云王追有鄰隨吏見王王云有訴君云不但殺了生取其腎

何至如是耶有鄰對曰此是殺使君殺羊初不由己王令取崇簡食料爲閱畢謂羊曰汝實合供殺使君食何得妄訴霍少府驅之使出令本追吏送歸有鄰還經一院云御史大夫院有鄰問吏此是何官乎吏云百司並是何但於此復問大夫爲誰曰狄仁傑也有鄰云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見吏令門者爲通須臾名入仁傑起立見有鄰悲哭畢問汝得放還耶呼令上坐有佐史過案仁傑問是何案云李適之得宰相又問天曹判未對曰諸司並了已給五年仁傑判紙

餘方畢回謂有鄰汝來多時屋室已壞令左右取兩丸藥與之持歸可研成粉隨壞摩之有鄰拜辭訖出門十餘里至一大坑爲吏推落遂活時炎暑有鄰死經七日方活心雖微暖而形體多壞以手中藥作粉摩所壞處隨藥便愈數日能起崇簡名見問其事嗟嘆久之後月餘李適之果拜相

西陽雜俎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李村百姓李簡癩疾卒瘞後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弘義素不與李簡相識所居相去十餘舍亦因病死經宿却活不復

古今圖書集成
認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
名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有二人著黃齋帖見追
行數里至一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六司
院留居數日所勘責事悉不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
稱錯追李簡可卽放還一吏曰李簡身壞須令別託
生時憶念父母親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却復本身
少頃見領一人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弘義吏又
曰弘義身幸未壞速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
兩吏扶持却出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見

人環泣及屋宇都不復認亮訪其親族名氏及平生
細事無不知也先解竹作因自入房索刀具破篋成
器語音舉止信李簡也竟不返汝陽時成式三從叔
父攝蔡州司戶親驗其事昔扁鵲易魯公扈趙嬰齊
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廣異記開元末金壇縣丞王甲以充綱領戶稅在京
於左藏庫輸納忽有使者至庫所云王令召丞甲倉
卒隨去至城行十餘里到一府署入門聞故左常侍
崔希逸語聲王與希逸故三十年因問門者具知所

以求爲通刺門者入白希逸問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見驚喜謂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復問曾見崔翰否翰是希逸子王云入城已來爲開庫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輕薄士以死生易懷因問其來由王云適在庫中隨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頃外傳王坐崔令傳語白王云金壇王承是己親友計未合死事了願早遣時熱恐其舍壞王引入謂甲曰君前任縣丞受贓相引見丞著柳坐庭樹下問云初不同情何故見誣丞言受罪辛苦權救倉卒王

云若不相關卽宜放去出門詣希逸別希逸云卿已得還甚善傳語崔翰爲官第一莫爲人作枉後自當之取錢必折今生壽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當獲大福甲問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間事卿勿預知但有福卽可言畢送出至其所遂活

朝野僉載天寶中萬年主簿韓朝宗嘗追一人來遲決五下將過縣令令又決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後於冥司下狀言朝宗宗遂被追至入烏頸門極大



缺 p28

至中門前一雙桐樹門邊一閣垂簾幕窺見故御史
洪子輿坐子輿曰韓大何為得來此朝宗云被追來
不知何事子輿令早過大使入屏牆見故刑部尚書
李义朝宗參見云何為決殺人朝宗訴云不是朝宗
打殺縣令重決因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過又問縣
令決汝何牽他主簿朝宗無事然亦受行杖決二十
放還朝宗至晚始蘇脊上青腫疼痛不復可言一月
已後始可後巡檢坊曲遂至京城南羅城有一坊中
一宅門向南開宛然記得追來及喫杖處其宅空無

幅書宣道帝命於是諍及庭掾再拜受書使駕雲而
上頃之遂沒諍命崔君出坐啓天符視之且歎且泣

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第
三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

諍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某雖與元三為友至是亦
無能拯之徒積悲歎詞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
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臥於榻
妻孥輩哭而環之使者引崔俯於榻魂與身翕然而
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即治裝
盡室往蜀具告於寧寧遂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

古今圖書集成
萬時元載方執國政寧與載善書遺甚多聞崔之言
懼其連坐因命親吏齎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
書百餘幅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
矣

瀟湘錄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
之一日忽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
何處見何事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
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
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去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

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
候君旨見殿上捲一珠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
砌似剗斷公事殿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朱
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位亂國革命者安祿山
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
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
之數未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
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
安祿山之後數人僭爲僞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

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日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亦合罹亂惶惶至矣廣害黎元必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他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曰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

乃至於末代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忽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帶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却回寄語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廣異記洛陽郭大娘者居毓財里以當墟爲業天寶初物故其夫姓王作河南府史經一年暴卒數日復活自說初被追見王王云此人雖好酒且無狂亂亦

不孤負他人算又未盡宜放之去處分訖令所追人引入地獄示罪報初至糞池獄從廣數頃悉是人糞見其妻糞池中受穢惡出沒數四某悲涕良久忽見一人頭從空中落墮池側流血滂沱某問此是何人頭也使者云是秦將白起頭某曰白起死來已千餘載那得復新遇害答曰白起以詐坑長平卒四十萬衆天帝罰之每三十年一斬其頭迨一劫方已又去一城中悉是煨煨火有數千人奔走其間遙望城門馳欲出至輒已閉盤迴其間苦痛備急事了別王王

言汝好飲酒亦是罪終須與一疾不然無戒將來令左右以竹杖染水點其足上因推坑中遂活脚上點處成一釘瘡痛不可忍却後七年方死

李及者性好飲酒未嘗餘瀝所居在京積善里微疾暴卒通身已冷唯心微暖或時屍語狀若詞訴家人以此日夜候其活積七八日方蘇自云初有鬼使追他人其家房中先有女鬼以及飲酒不澆滴乃引鬼使追及及知錯追已故屢屍語也其鬼大怒持及不捨行三十餘里至三門狀若城府領及見官官問不

追李及何忽將來及又極理稱枉官怒撻使者二十令送及還使者送及出門不復相領及經停曹司十日許見牛車百餘具因問吏此是何適答曰祿山反殺百姓不可勝數今日車搬死按耳時祿山尚未反及言祿山不反何得爾爲吏云尋當卽反又見數百人皆理死按甚急及尋途自還久之至舍見家人當門不得入因往南曲婦家將息其婦若有所感悉持及衣服玩具等中路招之及乃隨還見屍臥在牀力前便活耳

汝南周哲滯妻者戶部侍郎席豫之女也天寶中暴疾危亟殆死平生素有衣服悉捨爲功德唯有一紅地繡珠綴背襦是母所賜意猶惜之未言其疾轉劇又命佛工以背襦於疾所鑄二軀佛未畢而卒初羣鬼搏撮席氏登大山忽聞背後有二人喚令且住羣鬼乃遷延不敢動二人旣至顏色滋黑灰土滿面羣鬼畏懼莫不駭散遂引席氏還家聞人號哭二人直至屍前令入其中乃活二人卽新鑄二佛也

滎陽鄭會家在渭南少以力聞唐天寶末祿山作逆

所在賊盜蜂起人多羣聚州縣會恃其力尚在莊居親族依之者甚衆會恆乘一馬四遠覘賊如是累月後忽五日不還家人憂愁然以賊劫之故無敢尋者其家樹上忽有靈語呼阿嬾卽會妻乳母也家人惶懼藏避又語曰阿嬾不識會耶前者我往探賊便與賊遇衆寡不敵遂爲所殺我以命未合死頻訴於冥官今蒙見允已判重生我屍在此莊北五里道旁溝中可持火來及衣服往取家人如言於溝中得其屍失頭所在又聞語云頭北行百餘步桑樹根下是也

到舍可以穀樹皮作線攀之我不復來矣努力勿令參差言訖作鬼嘯而去家人至舍依其攀湊畢通身人色及腰日數日乃能視恆以米灌之百日如常

西溪叢語明皇幸岷山伶官奔走李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云云歌闕莫不望行在而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蘇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蘭苔唱祓禊畢放還且言主人卽復長安而有中興之主也謂龜年汝何

憂乎

逸史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過華岳將妻入廟謁金天王妻拜次氣絕而倒唯心上微暖送歸店走馬詣華陰縣求醫卜之人縣宰曰葉仙師善符術奉詔投龍迴去此半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馬奔馳五十餘里遇之李生下馬拜伏流涕具言其事仙師曰是何魅怪敢如此遂與先行謂從者曰鞍馱速馳來待朱鉢及筆至店家已聞哭聲仙師入見事急矣且筆墨及紙未來遂畫符焚香以水嚙之符化北飛去聲

如旋風良久無消息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又無消息少頃鞍馱到取朱筆等令遣左右煮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道符噴水吐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漸開眼能言問之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親賓大集忽聞敲門門者走報王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逡巡門外鬧甚門者數人細語於王耳王曰且發遣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入正扼王喉纔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送乃第三符也李生罄囊以

謝葉師一無所取是知靈廟女子不得入也
書畫史葉法善欲求李北海書碑北海為括蒼太守
不可強乃攝其魂書之北海夢中書碑竟醒而遣人
追視宛如夢中今名攝魂碑

廣異記天寶末長安有馬二娘者善於考名兗州刺
史蘇誥與馬氏相善初誥欲為子萊求婚盧氏謂馬
氏曰我唯有一子為其婚娶實要婉淑盧氏三女未
知誰佳幸為致之一令其母自閱視也馬氏乃於佛
堂中結壇考召須臾三女魂悉至萊母親自看馬云

大者非不佳不如次者必當為刺史婦蘇乃娶次女
天寶末萊至永寧令死於祿山之難其家懲馬氏失
言泊二京收復有詔贈萊懷州刺史焉

靈怪錄鄭生者天寶末應舉之京至鄭西郊日暮投
宿主人主人問其姓鄭以實對內忽使婢告云娘子
合是從姑須臾見一老母自堂而下鄭拜見坐語久
之問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孫女在此姓柳氏其父
見任淮陰縣令與兒門地相埒今欲將配君子以為
何如鄭不敢辭其夕成禮極人世之樂遂居之數月

姑謂鄭生可將婦歸柳家鄭如其言挈其妻至淮陰先報柳氏柳舉家驚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婦生女怨望形言俄頃女家人往視之乃與家女無異既入門下車冉冉行庭中內女聞之笑出視相值於庭中兩女忽合遂爲一體令卽窮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孫女之魂焉生復尋舊跡都無所有

廣異記江陵尉薛濤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追押帖作祐字濤未審是何王韞馬便去行可十餘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廳中一

人羽衛如王者濤入再拜王問君是荊州吏耶濤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訴君者不可勝數對曰往任成固縣尉成固主進鷹鷄濤典其事不得不殺殺多誠有之王曰殺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於公王曰誠然君祿福甚厚壽命未已彼亦無如君何不得不追對耳令濤出門遍謝諸命濤至見雉兔等遍滿數頃皆飛走逼濤濤云天子按鷹鷄非我所爲觀君輩意旨盡欲殺我其何故也適奉問爲君寫經像使皆託生何必衆人殺一命也王又令人傳語久

之稍稍引去濤入王謂之曰君算未盡故特爲君旣還宜作功德以自贖耳濤再拜數四王問君讀書否曰頗常讀之又問知晉朝有羊祜否曰知之王曰卽我是也我昔在荊州曾爲刺史卒官舍故見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訖辭出命所追之吏送之歸舍遂活

韋廣濟上元中暴死自言初見持帖云閻羅王追已爲判官已至門下而未見王須臾衢州刺史韋黃裳復至廣濟拜候黃裳與廣濟爲從兄弟問汝何由而

來答云奉王帖追爲判官裳笑曰吾已爲之汝當得去命坐久之命所司辦食頃之食至盤中悉是人鼻手指等謂濟曰此鬼道中食弟旣欲還不宜復喫因令向前人送廣濟還及蘇說其事而黃裳猶無恙後數日而暴卒

饒州龍興寺奴名阿六寶應中死隨例見王地下所由云汝命未盡放還出門逢素相善胡其胡在生以賣餅爲業亦於地下賣餅見阿六忻喜因問家人并求寄書久之持一書謂阿六曰無可相贈幸而達之

古今圖書集成
言畢推落坑中乃活家人於手中得胡書讀云語地下常受諸罪不得託生可爲造經相救詞甚悽切其家見書造諸功德奴夢胡云勞爲送書得免諸苦今已託生人間故來奉謝亦可爲謝妻子言訖而去
周頌者天寶中進士登科未泰中授慈溪令在官夜暴卒爲地下有司所追至一城其人將頌見王門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問頌何以至此地獄耶初頌雖死意猶未悟聞道地獄心甚悽然因哽咽悲涕向乘云母老子幼漂寄異域奈何而死求見修理乘言當

相爲白君第留此入門聞呵叱云判官見王久之乃出謂頌曰已論遣君宜暫見王無苦也有頃使者引頌入見王王形貌甚偉頭有兩角問頌曰公作官不橫取人財否頌云身是平時進士進身官至慈溪縣令皆是累歷未嘗非理受財王令檢簿檢訖云甚善甚善旣無勾當卽宜還家衣裳得無墮壞耶頌意謂衣裳是形骸便答云適爾辭家衣裳故當未損再拜辭出乘甚喜云王已相釋理可早去頌云道路茫昧何爾歸去乘令追人送頌行數里其人大罵云何物

古今圖書集成
等流使我來去迎送如是獨不解一言相識孤恩若是如得五千貫當送汝還頌云紙錢五千貫理易辦因便許之使者乃行十餘里至一石井坐其側復求去人言入井卽活更何所之遂推頌落井而活
獨異志唐大曆元年周智光爲華州刺史劫剝行侶旋欲謀反遣吏邵進潛往京伺朝廷禦伐之意進歸告曰朝廷無疑公之心光怒以其叶朝廷而給于己遽命斬之旣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兒妻卽以針紉頸俄頃復活以藥傅之然猶懼智光使人告光曰

進本蒲人今欲歸葬光亦賙賻之旣至蒲浹旬其瘡平愈乃改姓他遊後三十年崔顓爲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故吏顓名見訊其由進曰明公昔爲周智光從事因叙其本末顓乃省悟與縑帛揖之而去前定錄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于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方寓日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

古今圖書集成
泛驚問吏曰此何所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
矣俄見散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
偉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吏所
追其人曰某職主名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
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兗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遽叱吏
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
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
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
節歸元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

沙門法一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
太原楊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
有舊遂薦爲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
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於廣陵旅舍其日乃立
秋日也

廣異記睦州司馬韋延之秩滿寄居蘇州嘉興大曆
八年患痢疾夏月獨寐廳中忽見二吏云長官令屈
延之問長官爲誰吏云奉命追公不知其他延之疑
是鬼魅下地欲歸吏便前持其袂云追君須去還欲

何之延之身在牀前神乃隨出去郭復不見陂澤但是陸路行數十里至一所有府署吏將延之過大使大使傳語領過判官吏過延之判官欄笏下階敬肅甚謹因謂延之曰有人論訟事須對答乃令典領于司馬對事典引延之至房房在判官廳前廳如今之縣令廳有兩行屋屋間悉是房房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內板牀坐人典令延之坐板牀對事須臾引囚徒六七人或枷或鎖或露手者至延之所典云汝所論訟韋司馬取錢今宜獻酬自直也問云所訴是誰曰

是韋冰司馬實不識此人典便賀司馬云今得重生甚喜乃引延之至判官所具白判官亦甚相賀處分令還白大使放司馬迴典復領延之至大使廳大使已還內傳語放韋司馬去遣追韋冰須臾綠衫吏把案來呵追吏何故錯追他人各決六十血流被地令便送還延之曰欲見向後官職吏云何用知之延之苦請吏開簿延之名後但見白紙不復有字因爾遂出行百餘步見吏拘清流縣令鄭晉客至是延之外甥延之問汝何故來答曰被人見訟晉客亦問延之

云何故來延之云吾被錯追今得放還晉客稱善數
四欲有傳語吏拘而去竟不得言但累廻顧云舅氏
千萬延之至舍乃活問晉客云死來五六日韋冰宅
住上元卽以延之重生明日韋冰卒

獨異記大曆中將作少匠韓晉卿女適尚衣奉御韋
隱隱奉使新羅行及一程愴然有思因就寢乃覺其
妻在帳外驚問之答曰愍君涉海志願奔而隨之人
無知者隱卽詐左右曰欲納一妓將侍枕席人無怪
者及歸已二年妻亦隨至隱乃啓舅姑首其罪而室

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體其從隱者乃魂也

酉陽雜俎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
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
赤氣如鼓輪轉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游散
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
西流人甚衆久立視又之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
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聳賈奕與己爭
殺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牆如黑石高數
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

人復見賈奕因與辯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撥撲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椽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復引出謂曰能游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道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

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苴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壘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亘天候燄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菓樹仙子爲伍迭謠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曠交煥其地及壁澄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諸樂中如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又如一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頃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

絳冠紫霞帔命與一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即書無事趙自窺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筭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游此是子之魂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游上清記叙事甚詳悉

續元怪錄張質者猗氏人貞元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任月餘日暮見數人執符來追其僕亦持馬俟於堦下乘馬隨之出縣門縣吏列坐門下略無起者質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遽發人吏敢無禮耶人亦不顧出數十里至一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步行百餘步入城直北有大府門署曰北府入府徑西有門題曰推院吏士甚衆門人曰臨渙尉張質遂入見一美鬚髯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爲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質被摔搶地呼曰質本任解褐

得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勘仍敢言欺取柳柳之質又曰訴人既近請與相見曰名寃人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仍敕錄庫檢猗氏張質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臨渙尉又檢訴狀被屈事又牒陰道亳州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

狀過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審勘本典決十下改追正身執符者復引而廻若行高山墜於巖下如夢覺乃在柏林中伏於馬項上雨衰背痛不能自起且不如何處隱隱聞樵歌之聲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來驚曰縣失官人及馬此非耶競來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策以送縣質之馬爲鬼所加僕人不知縣既失質其幸惑之且疑質之初臨嚴於吏吏怨而殺之是夜坐門者及門人當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歸憩數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

古今圖書集成
金剛經鳩異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弟子啓手足猶熱不卽入木經七日却活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言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中後食薏苡仁及藥食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荊州僧衆中後無飲藥者

公安潺陵林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貞元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復墓聞塚中呻吟遂發視之果有氣輿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間冥吏以持經功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嘗於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禪師曙中嘗見從貴說

宣室志彭城劉漑者貞元中爲韓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未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晝寐夢一吏導而西去經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旣入門導吏亡去生懼甚卽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劍而列竇生訊之衛卒舉劍南指曰由此走生道耳竇始知身死背汗而髀慄卽南去雖殆不敢

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竇生挈其手以泣
熟視之乃劉漑曰君子何為而來竇具以告曰我自
與足下別若委身於陷穽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
泣竇即訊冥途事漑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子安在
得無恙乎竇曰汝妻子僑居韓城佛寺中將半歲矣
漑曰子今去為我問訊我以窮泉困辱邈不可脫每
念妻孥若肘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別謂
竇曰我有詩贈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說使
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

竇遂告別未十餘里聞擊鐘聲極震響因憐而寤竇
即師錫從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此事語於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人事典

第九十八卷目錄

魂魄部紀事三

人事典第九十八卷

魂魄部紀事三

金剛經鳩異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見一人著黃衣至牀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闢與竇懸對事要君爲證昭卽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怪其遲答之曰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取生人氣須得猪胞君可面東側臥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餘里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門焉及入見一人

古今圖書集成
怒容可駭卽趙判官也語云劉闢收東川竇懸捕牛
四十七頭送梓州稱准闢判殺闢又云先無牒君爲
孔目典合知是實未及對隔壁聞竇懸呼陳昭好在
及問兄弟妻子存亡昭卽欲參見冥吏云竇使君形
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竇奉劉尚書委曲
非牒也紙是麻面見在漢州某司房架卽令吏領昭
至漢州取之門館扃鎖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闢
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取一
牛頭昭未及對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抵假須臾見

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卽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
百考五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卽自陳設若
千人齋畫某像趙云此來生緣爾昭又言曾於表兄
家轉金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依言有頃見黃幘經
箱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卽表兄所借本也有燒
處尚在又令合掌其經卽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回
復令昭往一司曰生祿檢其修短吏報云昭本名釗
是金榜刀至某年改爲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
笑曰十八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

古今圖書集成
半道見一馬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卽騎乃活死已一日半矣

元怪錄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某李舉進士妻方娠留州宅至臨月遷至後東閣中其夕女夢丈夫衣冠甚偉瞋目按劍叱之曰此屋豈是汝腥穢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禍明日告推推素剛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數日女誕育忽見所夢者卽其牀帳亂毆之有頃耳目鼻皆流血而卒父母傷痛女冤橫追悔不及遣遽告其夫俟至而歸

葬於李族遂於郡之西北十數里官道權瘞之李生在京師下第將歸聞喪而往比至饒州妻卒已半年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終悼恨旣深思爲冥雪至近郭日晚忽於曠野見一女形狀服飾似非村婦李卽心動駐馬諦視之乃映草樹而沒李下馬就之至則真其妻也相見悲泣妻曰且無涕泣幸可復生俟君之來亦已久矣大人剛正不信鬼神身是婦女不能自訴今日相見事機校遲李曰爲之奈何女曰從此直西五里鄱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兒此

古今圖書集成
九華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求或冀諧
遂李乃徑訪田先生見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稱曰下
界凡賤敢謁大仙時老人方與村童授經見李驚避
曰衰朽窮骨日暮溘然郎君安有此說李再拜叩頭
不已老人益難之自日宴至於夜分終不敢就坐拱
立於前老人俯首良久曰足下誠懇如是吾亦何所
隱焉李生卽頓首流涕具云妻枉狀老人曰吾知之
久矣但不蚤申訴今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
蓋未有計耳然試爲足下作一處置乃起從北出可

行百步餘止於桑林長嘯倏忽見一大府署殿宇環
合儀衛森然擬於王者田先生衣紫帔據案而坐左
右解官等列侍俄傳教嘑地界須臾十數部各擁百
餘騎前後奔馳而至其帥皆長丈餘眉目魁岸羅列
於門屏之外整衣冠意緒倉皇相問今有何事須臾
謁者通地界廬山神江瀆神彭蠡神等皆趣入田先
生問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產爲暴鬼所殺事甚冤
濫爾等知否皆俯伏應曰然又問何故不爲申理又
皆對曰獄訟須有其主此不見人訴無以發擿有問

知賊姓名否有人對曰是西漢鄱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至今猶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無奈何田先生曰卽追來俄頃縛吳芮至先生詰之不伏乃命追阿齊良久見李妻與吳芮庭辯食頃吳芮理屈乃曰當是產後虛弱見某驚怖自絕非故殺田先生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遂令執送天曹回謂速檢李氏壽命幾何頃之吏云本算更合壽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謂羣官曰李氏壽筭長若不再生議無厭伏公等所見何如有一老

吏前啓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卻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欲追遊一切無異但知壽終不見形質耳田先生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離本無所依今收合爲一體以續絃膠塗之大王當衙發遣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田先生曰善顧謂李妻曰作此處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李妻一類卽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飴卽於李妻身塗之李氏妻如空中墜地初甚迷悶天明

盡失夜來所見唯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謂李生曰相爲極力且喜事成便可領歸見其親族但言再生慎無他說吾亦從此逝矣李遂同歸至州一家驚疑不爲之信久之乃知實生人也自爾生子數人其親表之中頗有知者云他無所異但舉止輕便異於常人耳

金剛經鳩異元和三年賊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十傷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

將官健見王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爲纍木擊落同火卒拽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以暮夜命抽軍其時城下矢落如雨同火人忿忙忘取忠幹屍忠幹旣死夢至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大哭忽聞人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其人云爾莫怕我令爾得渡此河忠幹拜之頭低未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賊城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擡手

捫面血塗眉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强行百餘步却倒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遂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濠裏卽夢中所過河也忠幹見在齊德軍

芝田錄元和間有崔生者前婚蕭氏育一兒卒後婚鄭氏蕭卒十二年託夢于子曰吾已得却生于陽間爲吾告汝母能發吾丘乎子雖夢不能言後三日又夢如此子終不能言鄭氏有賢德蕭乃下語于老家入云爲吾報鄭夫人速出我更兩日卽不及矣老家

人叫曰娘子却活也夫人卜之曰無生象卽罷來日家人又曰娘子却活也鄭夫人再占卜之曰有生象卽開墳果活動矣昇歸鄭夫人以粥飲之氣通能言具說幽途知撫育賢德之恩又說初有一龜環繞某遺骸而去數日又來環繞將去復來嚙某足指則知前卜無生象者龜止環繞而已後云有生象者是龜咬足指也蕭氏與鄭氏爲姊妹共居情若骨肉得十年而終

知命錄吳全素蘇州人舉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

年寓居長安永興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臥見二人
白衣執簡若貢院引榜來召者全素曰禮闈引試分
甲有期何煩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牀隨行不
覺過子城出開遠門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闊二尺已
來此外盡是深泥見丈夫婦人摔之者拽倒者柳杻
者鎖身者連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頭者面縛者散
驅行者數百輩皆行泥中獨全素行平路約數里入
城郭見官府同列者千餘人軍吏佩刀者分部其人
率五十人為一引引過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衙有

大殿當中設牀几一人衣緋而坐左右立吏數十人
衙吏點名便判付司獄者付磔獄者付鑿獄者付湯
獄者付火獄者付案者聞其付獄者方悟身死見四
十九人皆點付訖獨全素在因問其人曰當衙者何
官曰判官也遂訴曰全素忝履儒道年祿未終不合
死判官曰冥官案牘一一分明據籍帖追豈合妄訴
全素曰審知年命未盡今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吳郡
戶籍到驗得吳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出身其後三
年衣食亦無官祿判官曰人世三年纔同瞬息且無

古今圖書集成
榮祿何必却回既去卽來徒煩案牘全素曰辭親五
載得歸卽榮何况成名尚餘三載伏乞哀察判官曰
任歸仍誠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似遲延卽
突明矣引者受命卽與同行出門外羨而泣者不可
勝紀既出其城不復見泥矣復至開遠門二吏謂全
素曰君命甚薄突明卽歸不得見判官之命乎我皆
貧各惠錢五十萬卽無慮矣全素曰遠客又貧如何
可致吏曰從母之夫居宣陽爲戶部吏者甚富一言
可致也既同詣其家二人不肯上堦令全素入告其

家方食煎餅全素至燈前拱曰阿姨萬福不應又曰
姨夫安和又不應乃以手籠燈滿堂皆闇姨夫曰何
不拋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惱人全素旣憾其不
應又目爲鬼神意頗忿之青衣有執食者其面正當
因以手掌之應手而倒家人競來拔髮噴水呼喚良
久方寤全素旣言情不得下堦問二吏吏曰固然君
未還生非鬼而何鬼語而人不聞籠燈行掌誠足以
駭之曰然則何以言事曰以吾唾塗人大門一家睡
塗人中門門內人睡塗堂門滿堂人睡可以手承吾

唾而塗之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逡巡掬手以塗堂門
纔畢滿堂欠伸促去食器遂入寢二吏曰君入去牀
三尺立言之慎勿近牀以手搖動則魘不寤矣全素
依其言言之其姨驚起泣謂夫曰全素晚來歸宿何
忽致死今者見夢求錢言有所遺如何其夫曰憂念
外甥偶爲熱夢何足遽信又寢又夢驚起而泣求紙
于櫃適有二百幅乃令遽剪焚之火絕則千緡宛然
在地矣二吏曰錢數多某固不能勝而君之力生人
之力也可以盡舉請負以致寄之全素初以爲難試

以兩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然極高其實甚輕乃引
行寄介公廟主人者紫衣腰金勅吏受之寄畢二吏
曰君之還生必矣且思便歸亦欲有所見耶今欲取
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觀否全素曰固所願也乃相引
入西市絹行南盡人家燈火熒煌嗚嗚而泣數僧當
門讀經香烟滿戶二吏不敢近乃從堂後簷上計當
寢牀有抽瓦折椽開一大穴穴中下視一老人氣息
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牀一吏出懷中繩大如指長
二丈餘令全素安坐執之一頭垂於穴中誠全素曰

古今圖書集成
吾尋取彼人來人來當掣繩遂出繩下之而以右手
捽老人左手掣繩全素遽掣出之拽於堂前以繩縛
囚二吏更荷而出相顧曰何處有屠案最大其一曰
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相與往焉既到投老
人于案上脫衣纏身更上推撲老人曰苦其聲感人
全素曰有罪當刑此亦非法若無罪責何以苦之二
吏曰訝君之問何遲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
者仙堂綵雲霓旌鶴駕來迎也某何以見之若有重
罪及穢惡合墮地獄牛頭奇鬼鐵叉枷杻來取某又

何以見之此老人無生天之福又無入地獄之罪雖
能修身未離塵垢但潔其身靜無瑕穢既舍此身只
合更受男子之身當其上計之時其母已孕此命既
盡彼命合生今若不團撲令彼婦人何以能產又盡
力揉撲實覺漸小須臾其形纔如拳大百骸九竅莫
不依然于是依依提行踰子城大勝業坊西南下東
面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復有燈火言語切切
沙門三人當牕讀八陽經因此不敢逼直上堦見堂
門斜掩一吏執老人投于堂中纔似到牀新子已啼

矣二吏曰事畢矣送君去又偕入未與里旅舍到寢房房內尚黑略無所見二吏自後乃推全素大呼曰吳全素若失足而墜既甦頭眩苦良久方定而街鼓動姨夫者自宣陽走馬來則已蘇矣其僕不知覺也乘肩輿憩于宣陽數日復故再由子城入勝業生男之家歷歷在眼自以明經中第不足為榮思速侍親卜得行日或頭眩不果去或驟來脚損或雨雪連日或親故往來因循之間遂逼試日入場而過不復以舊日之望為意俄而成名笑別長安而去乃知命當

有成棄之不可時苟未會躁亦何為舉此一端足可以誠其知進而不知退者

定命錄長安里巷說朱泚亂時李太尉軍中有一卒為亂兵所刃身頸異處凡七日忽不知其然而自起但覺顱骨稍哽咽喉彊于昔時而受刃處癢甚行步無所苦扶杖而歸本家妻兒異之訊其事具說其所以體與頸分之時全不悟其害亦無心記憶家鄉忽為人驅入城門被引隨兵死數千計至東面有大局署見綠衣長吏凭几點籍姓名而過次呼其人便云

古今圖書集成
不合來乃呵責極切左右逐出令還見冥司一人髡
桑木如臂大其狀若浮漚釘牽其人頭身斷處如今
勘合則以桑木釘自腦釘入喉俄而便覺再見日月
不甚痛楚妻兒因是披頂髮而觀則見隆高處一寸
已上都非尋常皮裏桑木黃文存焉人或爲之粉黛
元和中溫會有宗人守清爲邠鎮之權將忽話此事
守清便呼之前出乃云是其麾下甲馬士耿皓今已
七十餘膂力猶可支數夫會因是親覩其異
金剛經鳩異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

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
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令登繡坐
念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拷掠論對皆停息而聽
念畢後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
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
臨坑自後推之若隕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法正
今尚在年八十餘荊州僧常靖親見其事

酉陽雜俎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鍼病無不
瘥於午忽無病死經宿而蘇言始夢至一處城壁臺

古今圖書集成
殿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名前袒視左膊有腫大如杯
令超治之卽爲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畢也
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
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卽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
偉分處左右鼓巨箠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
爲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吏曰有生之類先
死而畢言次忽活

金剛經鳩異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
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

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
年稱是己姪爲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己兄
貌皆不相類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畝枉燒
殺之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筓篲殺狗兩頭狗亦
訴爾爾今名未係死籍猶可以免爲作何功德翰欲
爲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
金剛經日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
家今在什邡縣

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公石爲太原行軍司馬孔目

古今圖書集成
官高涉因宿使院至鼙鼙鼓起時詣鄰房忽遇一人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綠當案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引出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責備嘗苦毒涉遽云爾時祇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

因見羊人立齧則遂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大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剗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楊演云李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爲劫賊事已于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常記得無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投怡先與涉爲義兄弟逢涉云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乃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已經宿向所拓處數日青腫

古今圖書集成
元怪錄崔紹者博陵王元暉曾孫其大父武嘗從事於桂林其父直元和初亦從事於南海常假郡符於端州直處官清苦不蓄羨財給家之外悉拯親故在郡歲餘因得風疾退臥客舍伏枕累年居素貧無何寢疾復久身謝之日家徒索然繇是眷屬輩不克北歸紹遂孜孜履善不墮素業南越會府有攝官承乏之利濟淪落羈滯衣冠紹迫於凍餒常屈至於此賈繼宗外表兄夏侯氏之子則紹之子壻因緣還往頗熟其家太和六年賈繼宗自瓊州招討使改換康州

牧因舉請紹爲掾屬康之附郭縣曰端谿端谿假尉隴西李彘則前大理評事景休之猶子紹與彘錫類之情素頗友洽崔李之居復隅落相近彘之家畜一女猫常往來紹家捕鼠南土風俗惡他舍之猫產子其家以爲大不祥彘之猫產二子於紹家紹甚惡之因命家童繫三猫於筐箠加之以石復以繩固筐口投之於江是後不累月紹丁所出滎陽鄭氏之喪解職居且苦貧孤孀數輩餽粥之費晨暮不充遂薄遊羊城之郡丐於親故太和八年五月八日發康州官

舍歷抵海隅諸郡至其年九月十六日達雷州紹家
常事一字天王已兩世矣雷州舍於客館中其月二
十四日忽得熱疾一夕遂重二日遂殛將殛之際忽
見二人焉一人衣黃一人衣皂手執文帖云奉王命
追公紹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爲惡今有何事被
此追呼二使人大怒曰公殺無辜三人冤家上訴奉
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當與冤家對命奈何猶敢稱
屈違拒王命遂展帖示紹見文字分明但不許細讀
耳紹頗畏讐不知所裁頃刻間見一神人來二使者

俯伏禮敬神謂紹曰爾識我否紹曰不識神曰我一
字天王也常爲爾家供養久矣每思以報之今知爾
有難故來相救紹拜伏求救天王曰爾但共我行必
無憂患王遂行紹次之二使者押紹之後通衢廣陌
杳不可知際行五十里許天王問紹爾莫困否紹對
曰亦不甚困猶可支持三二十里天王曰欲到矣遂
巡遙見一城門牆高數十仞門樓甚大有二神守之
其神見天王側立敬懼更行五里又見一城門四神
守之其神見天王之禮亦如第一門又行三里許復

古今圖書集成
有一城門其門關閉天王謂紹曰爾且立於此待我先入天王遂乘空而過食頃聞搖鑼之聲城門洞開見十神人天王亦在其間神人色甚憂懼更行一里又見一城門有八街街極廣闊街兩邊有雜樹不識其名目有神人甚多不知數皆羅立於樹下八街之中有一街最大街西而行又有一城門門兩邊各有數十間樓並垂簾街衢人物頗衆車輦合雜朱紫繽紛亦有乘馬者亦有乘驢者一似人間模樣此門無神看守更一門盡是高樓不記間數珠簾翠幕眩惑

人目樓上悉是婦人更無丈夫衣服鮮明裝飾新異窮極奢麗非人寰所覩其門有朱旗銀泥畫旗旗數甚多亦有著紫人數百天王立紹於門外便自入去使者遂領紹到一廳使者先領見王判官既至廳前見王判官著綠降階相見情禮甚厚而答紹拜兼通寒暄問第行延昇階與坐命煮茶良久顧紹曰公尚未生紹初不曉其言心甚疑懼判官云陰司諱死所以換死爲生催茶茶到判官云勿喫此非人間茶遂巡有著黃人提一瓶茶來云此是陽間茶紹可喫矣

古今圖書集成
紹喫三椀訖判官則領紹見大王手中把一紙文書亦不通入大王正對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祇爲此人來大王曰有冤家上訴手雖不殺口中處分令殺於江中天王令喚崔紹冤家有紫衣十餘人齊唱喏走出頃刻間有一人著紫欄衫執牙笏下有一紙狀領一婦人來兼領二子皆人身而猫首婦人著慘裙黃衫子一女子亦然一男子亦然著皂衫三冤家號泣不已稱崔紹非理相害天王向紹言速開口與功德紹忙懼之中都忘人間經佛名目唯記得佛

頂尊勝經遂發願各與寫經一卷言訖便不見婦人等大王及一字天王遂令紹昇階與坐紹拜謝大王王答拜紹謙讓曰凡夫小生冤家陳訴罪當不赦敢望生迴大王尊重如是答拜紹實所不安大王曰公事已畢卽還生路存歿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問紹公是誰家子弟紹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此若然者與公是親家總是人間馬僕射紹卽起申敘馬僕射猶子礮夫則紹之妹夫大王問礮夫安在紹曰闊別已久知家寄杭州大王又曰莫怪此來奉天符令勘

古今圖書集成
今則却還人道便迴顧王判官云崔子停止何處判官曰便在某廳中安置天王云甚好紹復咨啓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極崇則合却歸人天爲貴人身何得在陰司職大王笑曰此官職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職總濫蒙司徒知愛舉以自代所以得處此位豈容易致哉紹復問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嚴寡恕所以上帝不遣久處此杜公替之紹又曰無因得一至此更欲咨問大王紹聞冥司有世人生籍紹不才兼本抱疾不敢望人間官職

然顧有親故願一知之不知可否曰他人則不可得見緣與公是親情特爲致之大王顧謂王判官曰從許一見之切須誠約不得令漏泄漏泄之則終身啞啞又曰不知紹先父在此復以受生大王曰見在此充職紹涕泣曰願一拜覲不知可否王曰亡歿多年不得相見紹起辭大王其一字天王送紹到王判官廳中鋪陳贍給一似人間判官遂引紹到一瓦廊下廊下又有一樓便引紹入門滿壁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二色名列金榜將相以下悉

古今圖書集成
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榜
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者則隨所落籍王判官謂
紹曰見之則可慎勿向世間說榜上人官職已在位
者猶可言之未當位者不可漏泄當犯大王向來之
誠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報其陰司誅責惡心人頗
甚紹在王判官廳中停止三日日暮嚴打警鼓數百
回唯不吹角而已紹問判官曰冥司諸事一切盡似
人間惟空鼓而無角不知何謂判官曰夫角聲者象
龍吟也龍者金精也金精者陽之精也陰府者至陰

之司所以至陰之所不欲聞至陽之聲紹又問判官
曰聞陰司有地獄不知何在判官曰地獄名目不少
去此不遠罪人隨業輕重而入之又問此處城池人
物何盛如是判官曰此王城也何得怪盛紹又問王
城之人如海豈得俱無罪而不入地獄耶判官曰得
處王城者是業輕之人不合入地獄候有生關則隨
分高下各得受生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評事
流到州二年與紹鄰居紹洪復累世通舊情愛頗洽
紹發康州之日評事猶甚康寧去後半月染疾而卒

古今圖書集成
紹未迴都不知之及追到冥司已見田生在彼田崔相見彼此涕泣田謂紹曰洪別公後來未經旬日身已謝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紹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尋了卽得放迴洪曰有少情事切敢奉託洪本無子養外孫鄭氏之子爲兒已喚致得身名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責以奪他人之嗣以異姓承家旣自有子又不令外孫歸本族見爲此事被勘劾頗甚令公却迴望爲洪百計致一書與洪兒子速令鄭氏子歸本宗又與洪傳語康州賈使君洪垂

盡之年竄逐遠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後又發遣小兒北歸使遺體歸葬本土眷屬免滯荒陬雖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淺劣何以當之但荷恩於重泉恨無力報言訖二人慟哭而別居三日王判官曰歸可矣不可久處於此一字天王與紹欲迴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頗盛道引騎從闐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處分與紹馬騎盡諸城門大王下馬拜別天王坐山不下然從紹相別紹跪拜大王亦還拜訖大王便迴紹與天王自歸行至半路見四人

皆人身而魚首著慘綠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臨一峻坑立泣拜請紹曰性命危急欲墮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紹曰僕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許諾則得紹曰灼然得四人拜謝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訖更欲起難發之口有無厭之求公莫怪否紹曰但力及者盡力而應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經則得度脫罪身矣紹復許言畢四人皆不見却迴至雷州客館見本身偃臥於牀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則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懼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蘇

問家人輩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蘇後一日許猶依稀見天王在眼前又見階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養四鯉魚紹問此是何魚家人曰本買充廚膳以郎君疾殛不及修理紹曰得非臨坑四人乎遂命投之於陂池中兼發願與寫金光明經一部

西陽雜俎武宗元年全州軍事典鄧儼先死數年其案下書手蔣古者忽心痛暴卒如有人捉至一曹司見鄧儼喜曰我主張甚重藉爾錄數百幅書也蔣見堆案繞壁皆涅楮朱書乃給曰近損右臂不能搦管

古今圖書集成
有一人謂鄧既不能書令可還蔣草草被遣還隕一坑中而覺因病右手遂廢

宣室志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訊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卽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以幽冥祐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歿之日此女當愈鄭君急發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令果

以女疾愈之日無疾卒

元怪錄洛州刺史盧瑱表姨常畜一獬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爲人所斃後數月盧氏忽亡冥間見判官姓李乃謂曰夫人天命將盡有人切論當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謝而出行長衢中逢大宅有麗人侍婢十餘人將遊門屏使人呼夫人入謂曰夫人相識耶曰不省也麗人曰某卽花子也平生蒙不以獸畜之賤常加育養某今爲李判官別室昨所囑夫人者卽某也冥司不廣其請只加一紀某潛以改十二

古今圖書集成
年爲二十二以報存育之恩有頃李至伏願白之本
名無爲夫人之號懇將力祈李逡巡而至至別坐語
笑麗人首以改年之事白李李將讓之對曰妾平生
受恩以此申報萬不獲一料必無難之李欣然謂曰
事則匪易感言請之切遂許之臨將別謂夫人曰請
收餘骸爲瘞埋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牆委糞之中
夫人旣蘇驗而果在遂以子禮葬之後申謝於夢寐
之間後二十年夫人乃亡

宣室志右常侍楊潛嘗自尚書郎出刺西河郡時屬

縣平遙有鄉吏張汶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汶見
亡兄來詣其門汶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爲而
來兄泣曰我自去人間常常屬念親友若瞽者不忘
視也思平生歡豈可得乎今冥官使我得歸而省汝
汶曰冥官爲誰曰地府之官權位甚尊吾今爲其吏
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詣汝之門今
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汶懼辭之不可牽汶袂而去行
數十里路曠黑不可辨但聞車馬馳逐人物喧語亦
聞其妻子兄弟呼者哭者皆曰且議喪具汶但與兄

古今圖書集成
俱進莫知道途之幾何因自念我今死矣然常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歿者今我卽呼之安知其不可哉汶有表弟武季倫者卒且數年與汶善卽呼之果聞季倫應曰諾旣而俱悲泣汶因謂曰今弟之居爲何所也何爲矐黑如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恨不可盡今將去矣汶曰今何往季倫曰吾平生時積罪萬狀自委身冥途日以戮辱向聞兄之語故來與兄言今不可留又悲泣久之遂別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咸如季倫應呼而至多言身被塗

炭詞甚悽咽汶雖前去亦不知將止何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然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平遙縣吏張汶汶旣應曰諾又有一人責怒汶問平生之過有幾汶固拒之於是命案掾出汶之籍頃聞案掾稱曰張汶未死願遣之冥官怒曰汶未當死何名之掾曰張汶兄今爲此吏向者許久處冥途爲役且甚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爲自召生人不顧吾法卽命囚之而遣汶歸汶謝而出遂獨行以道

古今圖書集成
路矐晦惶惑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汶喜曰此燭將非人居乎馳走望影而去可行百餘里方覺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己身偃臥於榻其室有燭果汶見者自是寤汶卽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卽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旣而語音非子和矣妻子遂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爲狂疾罵而

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語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迄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忘然冥間每三十年卽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所請案掾得以名聞冥官願爲再生者旣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壞久矣如何案掾白曰季貞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屍與季貞之魂冥官許之卽遣使送我于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然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

貞不食酒肉衣短麤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緡帛隨以
修佛施貧餓者至今尚存

冥報記唐東北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
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入官府大門
有見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爲六行其前行者
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復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
但去巾帶偕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
東頭第三立亦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平
生相識僧來入兵團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生

平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
可持戒耶辯曰諾須臾吏引諸囚至官前以次詰問
尋於門外僧爲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
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置淨處也仍示
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脫帔置牀角上旣而目開身
動家人驚散謂屍欲起唯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
日西當活辯時意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
相違晝夜相反旣到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牀頭
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數日乃盡辯遂持五

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已化爲羅刹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既曉覺口腥唾血使人視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家逼令食後乃無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身臭有大瘡洪爛不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唐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

靈應錄問溥說永嘉縣有一人患瘡衣裳爛褸顏色寒餒於市中求乞羣小兒多將篋隨後搯其瘡處亦不爲怒有薛主簿愍之來卽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

負薪出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岐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聞聲云領入追者却出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廳宇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之吏云爲前生冤家報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卽起身迎揖薛觀之乃瘡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瘡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家債追瘡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

古今圖書集成
顧盼可爲拔之乎王愀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何
吏趨出將到二卷簿書檢云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
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即可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
尊勝幢子祈解冤讎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
云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忻然稽首曰大
哉法力還世速建置無遷延若非舅知識亦難相爲
吏令拜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準前押領薛
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
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

建幢子專持念其瘡者卽不至矣乃圖像供養焉
台州海壩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
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爲世之曹吏謂漁者曰
追者誤矣姓名同爾因謂追者曰是溫州界某乙速
押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爲向骨
肉間言造楞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
不善還世改求衣食良久有人報上司有帖下云來
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
減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

欲殞次其年果然漁者乃爲行者

集異記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觀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于是驅馬徒行情顧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于君子子其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己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

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會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無有聞者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皆不應笑言自如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仍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卽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

古今圖書集成
俄有佩橐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廻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鬼無禮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答之旣至而橐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橐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于此旣至則已絕矣珙驚歎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于上都時見竇溫細話其事

朝野僉載餘杭人陸彥夏月死十餘日見王云命未盡放歸左右曰宅舍亡壞不堪時滄州人李談新來其人合死王曰取談宅舍與之彥遂入談柩中而蘇遂作吳語不識妻子具說其事遂向餘杭訪得其家妻子不認具陳由來乃信之

元怪錄景生者河中猗氏人也素精於經籍授胄子數十人歲暮將歸途中偶逢故相呂誼以舊相識遂以後乘載之而去羣胄子乃散報景生之家而景生到家身已卒訖數日乃蘇云冥中見黃門侍郎嚴武

朔方節度張彧然景生善周易早歲兼與呂相講授未終帙遇呂相薨乃命景生請終餘帙時嚴張俱爲左右臺郎顧呂而怒曰景生未合來固非冥間之所勾畱奈何私欲而有所害共請放回呂遂然之張尚書乃引景生屬兩男一名曾子一名夫子閏正月三日當起北屋妨曾子新婦爲報立之令速罷當脫大禍及景蘇數日而後報其家屋已立其妻已亡矣又說曾子當終刺史夫子亦爲刺史而不正拜後果如其言

金剛經鳩異梁崇義在襄州未阻兵時有小將孫咸暴卒信宿却蘇夢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吏引與一僧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錄乃給云我嘗囑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對咸初不省僧故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尊者語云弟子若招承亦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考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

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
中有火一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履空而去
咸問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云彼王當入
無間向來風卽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煙焰煽
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回鑊湯跳沫滴落左股痛
入心髓地藏乃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洩冥事及廻如
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
所滴處成瘡終身不差
報應記唐兵部尙書李商得暴疾心上煖三日復蘇

云見一日一人引見大將軍蒙令坐索案看云錯追
公有頃獄卒擎一盤來中置鐵丸數枚復舁一鎗放
庭中鎗下自然火出鎗中銅汁湧沸煮鐵丸赤如火
獄卒進丸將軍以讓商商懼云飽將軍吞之旣入口
舉身洞然又飲銅汁身遂火起俛仰之際吞並盡良
久復如故商乃前問之答云地下更無他饌唯有此
物卽吸食之若或不食須臾卽爲猛火所焚苦甚於
此唯與寫經十部轉金剛經千卷公亦不來吾又離
此商旣復生一依所約深加敬異

古今圖書集成
幽怪錄李元之暴卒後生云往遊和神之國人壽皆一百二十歲皆二男二女鄰里爲婚姻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綵綠可以爲衣

北夢瑣言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潛常於四時蒸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荆南有染戶許琛一旦暴卒翌日却活乃具榜字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通入於堦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

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卽發遣回謂許琛曰司徒安否我卽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穿不得司徒事多點檢不至仰爲我詣衙具導此意王公聞之悲泣慙訝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奉之
酉陽雜俎南陽縣民蘇調女死三年自開棺還家言夫將軍事赤小豆黃豆死有持此一二豆一石者無復作苦又言可用梓木爲棺

古今圖書集成
劇談錄昊天觀周尊師乾符中年九十七自言以童
幼間便居洞庭山諸父隱堯深得真道有張孺華者
襄漢豪士耽味元默一旦廣齋財寶訪道於江湖之
間至吳門知隱堯出世修鍊徑往洞庭詣之囊橐中
所挈金帛傾竭以資香火隱堯知其志俾坐守藥爐
謂之曰爐中鍊藥乃七返靈砂也雖非九轉金丹餌
之可還魂返魄及鼎開藥成纔十粒但令寶之以囊
篋未傳吞餌之法孺華以去鄉逾年一旦告歸隱堯
別謂之曰付汝之藥每丸可益算十二有疾終者審

其未至朽敗雖涉旬能使再活凡欲此藥救人當焚
香啓告吾爲助爾孺華歸甚爲鄉里所敬父母遭疾
而歿服之皆愈居數歲復詣洞庭繫舟於金陵江岸
有良賈徐士則者乘巨艘十餘隻亦於浦間同泊有
子一人方及壯歲無疾而殞於中夜父母咸以衰老
哭泣不食崇朝孺華憫之因以靈砂往救其初服之
時未驗再服一粒蹶然而蘇云所至之處城府甚嚴
方爲吏從拘錄俄有二黃衣人手執丹書文字洞庭
周尊師令喚廳事間有紫衣者據案而坐於是簪笏

古今圖書集成
而興謂左右曰仙師來召焉可復留乃令放還謂曰
汝因此壽命增延當可力行善道士則所將財物分
其半以答孺華孺華取錢五十萬散施貧乏至洞庭
與隱堯俱隱

稽神錄義興人貝禧爲邑之鄉胥乾寧甲寅歲十月
宿于菱瀆別業夜分忽聞叩門者人馬之聲甚衆出
視之見一人綠衣秉簡西面而立從者百餘禧躡衣
出迎自通曰某姓周殷名卽延入坐問以來意曰余
身爲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君爲北曹判官爾禧初

甚驚懼徐謂曰此乃陰府要職何易及君君何辭也
俄有從者持牀褥食案帷幕陳設畢置酒食對飲良
久一吏趨入白判官至復有一綠衣秉簡二從者捧
箱隨之箱中亦綠衣殷揖禧曰命賜君兼同奉召卽
以綠裳爲禱衣之就坐共飲將至五更曰王命不可
留矣卽與偕行禧曰此去家不遠暫歸告別可乎皆
曰君今已死縱復歸安得與家人相接耶乃出門與
周殷各乘一馬其疾如風行水上至暮宿一村居店
中具酒食而無居人雖設燈燭如隔帷幔去已行二

古今圖書集成
十餘里矣向曉復行久之至一城門衛嚴峻周殷先
入復出名禧凡經三門左右吏卒皆趨拜復入一門
正北大殿垂簾禧趨走參謁一同人間既出周殷謂
禧曰此曹闕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須整葺君可暫止
吾家也卽自殿門東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于東廳
頃之有同官可三十餘人皆來造請慶賀遂置讌讌
罷醉臥至晚徧詣諸官曹報謝復有朱衣吏以王命
致泉帛車馬廩餼甚豐備翌日周謂禧曰可視事矣
又相與向王殿之東北有大宅陳設甚嚴止禧於中

有典吏可八十餘人參請給使廳之南空屋殿十間
卽曹局簿書充積其內廳之北別室兩間有几案又
有書廚皆寶玉飾之周以金鑰授禧曰此廚簿書最
爲祕要管鑰恆當自掌勿輕委人也周旣去禧開視
之書冊積疊皆方尺餘首取一冊金題其上作陝州
字其中字甚細密諦視之乃可見皆世人之名簿也
禧欲知其家事復開一廚乃得常州簿閱其家籍見
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鉤之至晚
周殷判官復至曰王以君世壽未盡遣暫還壽盡當

復居此職禧卽以金鑰還授於周禧始閱簿時盡記其家人及己禍福壽夭之事將歸昏然盡亡矣頃之官吏俱至告別周殷命二人送之歸翌日夜乃至菱瀆村中入室見己臥於牀上周殷與禧各視寢俄而驚寤日正午時問其左右云死殆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卽愈一如常人亦無小異又四十餘年乃卒原化記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饑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

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歸而合飲酒時將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塚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之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搏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搏於棺背負此屍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屍於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

古今圖書集成
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屍致牀
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
卽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
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已平復
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
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
歎其冥契亦服生之不懼也

神鬼傳僧善道者在新野時見有一人來寺中會叉
手恭敬精進過常善道問賢者何乃用心如此其人
曰我曾死三日見有十餘間瓦屋下有數吏有一輪
如作甕均徑廣二丈餘有鐵叉叉著均上均轉如風
求死不得一宿二日眼眩心悶有赤幘吏來捉數枚
簡及一筆問此是何人均邊人曰佛弟子時不精進
但持生禮行就人無有慈心吏問曰此人罪略當畢
遣歸於是得去乃活弟子未更此一死實喜以生禮
行就人嫁女取婦家恆五升麪二隻雞禮士大夫今
日叉手呼佛手適相離已後恐墮均上
神仙感遇傳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爲

古今圖書集成
冥官所攝無疾而終經日而蘇云既到陰冥間有麻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以案牘示之見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歲而已楊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爲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許卽令却還其人亦送楊數百步將別楊媿謝之不知卽今再生之恩何以爲報問其所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卽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平復無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宮闕屋宇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畱心鑪鼎志在丹石能製返

魂丹有疾疫暴病死者研丹一粒拗開其口灌之卽活嘗救數人有闕官夏侯得楊丹五粒戒云有急卽吞一九夏侯一日得疾狀甚危篤取一粒以服之既而爲冥官追去責問之次白云某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冥官卽遣還夏侯得丹之效旣蘇盡服四丸歲餘又見黃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泰山追之耳夏侯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宮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生平所履一一對答徐啓曰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却令卽迴夏侯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

古今圖書集成
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可乎道士許之復活因改名
延矣楊自審丹之靈效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
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
驚喧哭泣之聲問其故主人之子暴卒暄解衣帶中
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楊物產贍足早解
所任縱意閒放唯以金石爲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
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名云鳴砂弓也於角面
之內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其返魂
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製故無能得其術者

列異傳臨淄蔡支者爲縣吏曾奉書謁太守忽迷路
至岱宗山下見如城郭遂入致書見一官儀衛甚嚴
具如太守乃盛設酒殺畢付一書謂曰掾爲我致此
書與外孫也吏答曰明府外孫爲誰答曰吾太山神
也外孫天帝也吏方驚乃知所至非人間耳掾出門
乘馬所之有頃忽達天帝座太微宮殿左右侍臣具
如天子支致書訖帝命坐賜酒食仍勞問之曰掾家
屬幾人對父母妻皆已物故尚未再娶帝曰君妻卒
幾年矣支曰三年帝曰君欲見之否支曰恩惟天帝

古今圖書集成
帝卽命戶曹尚書勅司命入蔡支婦籍於生錄中遂命與支相隨而去乃蘇歸家因發妻塚視其形骸果有生驗須臾起坐語如舊

北夢瑣言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爲冥官道書云酆都陰府官屬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爲之亦號陰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張讀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劉昌美兩典夔州雲安縣僧元悟曾有蜀川將校王尚書者捨己俸三百千以修觀音堂乃剩三十千入己一旦物故經七日鄰於腐壞忽然再蘇灌湯藥以輔之言

日初至一官曹見劉行軍卽昌美也說云何乃侵用功德錢以舊會相識放歸須還此錢元悟乃戒門人鬻衣鉢而償之尋復卒西川孔目官勾偉於其輩最號廉直綿竹縣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復還魂見冥官謂曰我卽勾孔目也家在城都西市曾負人錢三萬未償汝今歸去爲我言於家人也王生後訪勾氏子仍以債主姓名言之果爲酬還

青城寶園山僧彥先嘗有隱隱離山往蜀州宿於中路天王院暴卒被人追攝詣一官曹未領見王先見

古今圖書集成
判官詰其所犯彥先抵諱之判官乃取一猪脚與彥先彥先推辭不及僂俛受之乃是一鏡照之見自身在鏡中從前愆過猥褻一切歷然彥先慙懼莫知所措判官安存戒而遣之洎再生遍與人說然不言所犯隱穢之事

稽神錄延陵靈寶觀道人謝及損近縣村人有喪婦者請及損爲齋婦死已半月矣忽聞摧棺而呼衆皆驚走其夫開棺視之乃起坐頃之能言云爲舅姑所召去云我此無人使之執爨其居處甚閒淨但苦無

人一日見溝中水甚清因取以釀饋姑見之大怒曰我不知爾不潔如是用爾何爲乃逐之使回走出門遂甦今尚無恙

丁亥歲浙西有典客吏趙某妻死未及旬將葬忽大叫而活云爲一吏所錯追至鶴林門內有府署侍衛嚴整官吏諮及領囚集者甚衆吏持幾人至庭下堂上一綠衣一白衣偶坐綠衣謂吏曰汝誤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之綠衣不從相質食頃綠衣怒叱吏遣之吏時已疾趨出路經一橋數

日方修橋其板有釘吏持之走過釘傷足因痛失聲遂活視足果傷俄而鄰婦遂卒不復甦矣

湘山野錄宋齊丘相江南李先主昇及事中主璟二世皆爲右僕射璟愛其才而知其不正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爲知足之人九朶峯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一表許之賜號九華先生以青陽一縣與賦給之怨毀萬狀後放歸田里鎖之穴其牆以給膳遂自經年七十三初上元縣一民時疾暴死心氣尚煖凡三日甦乃誤勾也自言至

一殿庭間忽見先主被五木縲械甚嚴民大駭竊問曰主何至於斯耶主曰吾爲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以冤訴囚此主問其民曰汝何至斯耶其民具道誤勾之事主聞其民却得生還喜且泣曰吾仗汝歸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延之令永吾受苦惟聞鐘則暫休或能爲我造一鐘尤善民曰我下民爾無緣得見設見之胡以爲驗主沉慮曰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遺我一瑞玉天王吾愛之嘗置於髻受百官朝一日如廁忘取之因感頭痛夢神謂我曰玉

天王寘於佛塔或佛體中則當愈吾因獨引一匠攜於瓦棺寺鑿佛左膝以藏之香泥自封無一人知者汝以此事可驗又云語嗣君勿信用宋齊丘民既還家輒不敢已遂乞見主具白之果曰冥漠何憑民具以玉天王之事陳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果得之感泣慟躄遂立造一鐘於清涼寺鐫其上云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葬於蔣山齊丘寵待愈解

一別式出卷中亦云此是正外此其對員大慈緣問

